

野叟曝言

⑤

[清] 夏敬渠 著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野叟曝言

卷 五

[清] 夏敬渠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一字卷十八

第一百二十九回

安富陈荣谋按院

善财龙女戏观音

龙儿看出蛟行小足之事，痛哭说知道：“看他病症，竟像害着相思；侄儿到这时候，姑娘又这等爱他，不得不实说了！”鸾吹正待回答，丫鬟急报：“师爷听见这边哭声，只认太太有变，大叫母亲，吓死在床了！”鸾吹满心辣痛，七跌八撞的，赶过房来，捧着蛟行头面，极声哭叫。龙儿学素娥之法，用力一拿，方哭醒转来。鸾吹脱去衣裙，单留小衣，钻入被中，将蛟行抱在怀里，脸对脸儿的说道：“亲儿，你有心话，可从实告诉，没有不依从你的！你病到这样地位，还只顾藏在肚里，你就不顾性命，也须怜念我两人性命！倘有三长两短，不急死，也须苦死了！”蛟行泪如雨下，碍着

野叟曝言

龙儿，欲言又止。鸾吹把众人俱遣出房，单留小连一人，摸他身上，衣裤相连，用线缝扣，还是连靴睡在被里。因喝小连道：“你这丫头，怎不替小姐脱掉了靴子？我儿，你把改装来意，快说出来吧！”

蛟行见事已破露，只得含羞说道：“孩儿实即府学教官孙女，姓钱，不姓魏，蛟行即孩儿之名，并非表号，是吟咏之吟。小连亦是怜爱之怜。父母俱亡，自幼家祖抚养教训。因孩儿有些姿质，妄想择个佳婿，到任后，常把大哥会墨及殿试三策讽诵，说是天下奇才，只可惜已有亲事，对着孩儿叹说：‘天生你这般才貌，又天生文年兄这才学，年纪又甚相当，而不能配合，此乃命也！’及大哥由常至苏，家祖迎送回来，向孩儿说：‘为庸俗人妻，不若为英雄人妾！他父亲四房姬妾，皆属官家才貌俱全之女，还有郡主在内。你若肯贬屈，我就请媒议亲。我看文年兄相貌功名，俱不在文年伯之下；为其侧室，亦不至辱没家声！你不见齐桓、秦穆皆一时霸主，尚以女为重耳妾媵乎？’孩儿亦爱会墨三策如宝，又因家祖赞不容口，援古证今，苦苦相劝，心便活动。但不知人品如何？倘徒有才华，而狠戾轻薄，岂不误终身大事？故与家祖商议，改装至此，密探得德与才称，再议婚姻。数月以来，见大哥德器深沉，性情温厚；兼蒙母亲慈爱，不啻亲生，窃幸此事可成，终身有托。不意八月初五日一夜，为大哥灌醉，识破丑形以后，即情意冷落，形迹阔疏。孩儿自愧自怜，郁结不解，遂成此病。今蒙母亲盘问，敢不实陈！”说罢，呜咽不已。

鸾吹手拭其泪，说道：“他父亲现是六房妻妾，他将来亦无禁其置妾之理。得尔心肯，我所乐从。只要你把心放

宽，病好起来，即择日下定。母亲及二哥处，包在我身上修书玉成。却不可因定了亲，怕有嫌疑，便要回家。要如童养媳一般，你与大哥兄妹称呼，待大哥离了外任，再定行止也。”蛟吟道：“蒙母亲垂慈，是极好的了！但不知大哥心上如何？若有嫌弃之心，虽母亲屈成，将来必有团扇之悲矣！”鸾吹道：“这是你错疑他了！他因你病，容颜消瘦，饮食俱废，泪点不干，你难道不知？”蛟吟沉吟道：“求母亲问明，八月初五以后，相待何故迥异于前？以实告知女儿再处。”鸾吹应诺。令小怜脱去蛟吟小靴：“取人参汤来吃，讲这许多话，定是乏了！”自己便穿衣起床，回至房中，盘问龙儿。龙儿道：“侄儿因看破改装，便觉有男女之嫌；以后实系形迹阔疏，却并未情意冷落，只不便黄昏侵晓，密切谈心，酒后茶前，诙谐肆意，以致他猜疑了。侄儿除非终身不置妾则已；如许置一妾以佐理内政，则走遍天下，何处可寻，还有甚不愿呢？妻妾之间，最易生嫌，此女待姑娘如此孝敬，必能顺事表妹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”鸾吹大喜道：“我已一口许下他了！”因把自己之言，述了一遍。龙儿亦大喜致谢。鸾吹忙去说知。蛟吟益感龙儿之有情，而又能守礼，心结一解，便一日一日好将起来。鸾吹急急赶起主婢两人衣裙鞋脚。

至十五日，龙儿、蛟吟生日，病值痊愈，蛟吟改换女装，至鸾吹床前问候。鸾吹细看，与凤姐眉目不同，美丽则一，更饶一种缠绵婉媚情致，不觉我见犹怜，捧住香腮，连唤：“亲儿！你病初愈，不该起得恁早！今日你两人生日，便是吉期，待你大哥进来，替你作定便了！”蛟吟脸上泛出两朵桃花，垂头不语。鸾吹洗面，便来捧巾，梳头便来理

栳；从前虽是亲热，究有男女之分，此时则更水乳交融矣。龙儿行香回来，便要避入里间，被鸾吹一把扯住道：“女儿怎是这样？你两人每日要一处办事，商量计较的，岂可相避？我说的如童养一般，兄妹称呼的了，快大家相叫。”蛟吟只得低低叫一声大哥，龙儿便回叫二妹。鸾吹道：“女儿行二吗？”蛟吟乖觉，答道：“女儿并无姊妹，想是留姐姐的地步。”鸾吹欢喜说：“这也是个道理。但你表妹年纪反小些，便怎么处？”龙儿道：“现在公主娘娘，不是以小年而居四位庶母之上吗？二妹将来自该称表妹为大姐姐也。”因向蛟吟道：“我们先行了望日之礼，停会再行生日之礼罢。”于是两人望空拜了祖母、父母，去见了东方侨，鸾吹稟知情节，惊喜不已。回来见过鸾吹，然后二人相见。鸾吹道：“以后女儿就在房里办事，夜间就与我同床睡觉。”蛟吟便令小怜，将文卷铺陈都收拾过这边来。午间，鸾吹复领二人，去拜了东方侨，望空遥拜水夫人等，两人又拜了鸾吹。拜时虽同站一单，却总后一步，不敢与龙儿齐等。鸾吹深喜其礼让。蛟吟请龙儿上坐拜寿，龙儿道：“夫妻之礼，以待将来；如今且只行兄妹之礼。”鸾吹道：“论起来，女儿是西宾，还该僭你大哥；有将来一说，便只依兄妹之礼罢了。”于是两人平拜。鸾吹头上拔一枝金凤钗，簪在蛟吟发上；又解龙儿所佩双玉连环，佩于蛟吟带上，道：“以此二物为定；俟我写书进京，女儿亦通知令祖，然后备礼定亲。”蛟吟欢喜，受了插定。合衙人俱来祝寿，一概辞去。午后，大排筵宴，双庆生辰。东方侨于席间取历本，择于次日起身回家。鸾吹知有祭祠、谒墓等节事，不敢复留。十六一早，复备席饯行。龙儿定于十二月初一日按湖州，先于二十四日至杭州，

补看各营。

隔晚二十三日，至江头，将要泊船，外水把篷一折，船折过岸，几个外水齐用长篙，往岸尽力一篙，那船直掀过来，再凑潮水一冲，舵工又把舵掙脱了水，那船便直往江心翻去。舵工水手各抢船板，赴水逃生，一船之人，俱落江底。第二号船上，便是鸾吹、蛟吟，眼见龙儿落水，魂魄一齐飞散。蛟吟忙喊：“不论诸色人等，救起大老爷的，赏银一千两；随从人等，每一人一百两。”鸾吹、柏氏、天丝等，便俱依言同喊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本船、后船水手、衙役中熟于水性者，便纷纷跳下。须臾，成全举着龙儿，伏波举着锦囊，金砚亦捞有船板，赶至船边。鸾吹、蛟吟、柏氏、天丝方才住抖。龙儿送进中舱，寒冬天气，被水一浸，被风一刮，已面无人色，牙关咬紧。鸾吹便不顾男女之嫌，把湿衣湿裤脱下，手上解下印囊，放开胸前衣服，抱坐怀中温暖。但酒既饮多，又已疲乏，便沉沉睡去。成全、伏波复下水，救起四个小内监。各水手衙役，又捞着六个小内监，两个门子，上不诸人，一名不少。俱吃火酒酱姜，不饮酒者，即灌姜汤，个个救活。鸾吹大喜，把京里带来的五千银子，兑出二千三百两，分赏众人。蛟吟忙问：“金砚可能劳动？”柏氏道：“他原识水性，捞有船板，未经沉底，现已照常。”蛟吟忙唤至头舱，给与现成牌票，吩咐如此如此。金砚答应，上涯。门子传禀：“岸上文武各官伺候请安，不敢禀见，求示进城时刻。”蛟吟吩咐：“天晚夜凉，大老爷在船过夜，打发各官俱回。只派兵役巡更守夜，打捞救命等物可也。”门子传谕讫。复禀：“救命仪仗等物，已经各官捞齐晒晾，明早禀缴。”鸾吹道：“船里不便益，你怎不同我商量，

野叟曝言

竟自发放？”蛟吟附耳说道：“今日翻船，不关风水，必系陈荣、安富等设谋，夜里必复来暗害。当令成全、伏波夫妇彻夜侦探，锦囊夫妻彻夜防守。若得有贼人，则国法可伸，私仇可报矣！”鸾吹似信不信，含糊答应。蛟吟一面吩咐家将们巡防，一面催促夜膳，俟龙儿醒转，述知其意，并催早睡。龙儿点头道：“一些不错，父亲在京早已料到，故特奏带成全、伏波。我们用过夜饭，便早歇息。只是铺盖已落水中，便有捞获，亦不可睡矣！”鸾吹道：“此时只索行权，我与女儿一被，你就睡我之被可也。”

到得半夜，忽然发喊，说：“拿住凿船贼了！”登时岸上兵役，船里诸人，一齐惊起。伏波已捆绑一人，验是舵工，丢落船头，将锁链锁好，仍去巡缉。至天明，各官投揭，禀缴救命等物。幸敕书用油纸封卷，装入竹筒，未经浸湿。龙儿令家眷进衙，舵工发监。自己带领家将，径赴教场看操。罚跪穿耳者，不过十数人；合计赏数，竟在八分以上；因违了限期，降作六分以上，给与功牌。官士渚等皆欢呼叩谢。回到衙中，金砚已获带舵工妻子，并安富之妾，及一个和尚，即是江西禅师，名唤自玉，在衙密禀道：“家将奉小姐之命，昨日进城，先到安富家中，安富不在家，见这妾进禅房，与自玉奸宿。俟其睡熟，点起闷香，将奸夫奸妇双捆，想要解醒，吓问安富密语，及舵工妻子踪迹。适见床头一只拜匣，缄封秘密，打开看时，见这一纸议单，已自画供招。因把小姐所付牌檄，连夜传了闻人将军，并城守营汛，围了陈、安两宅。在陈荣家内，捉获其子陈相，并安富两人。在安富家内，捉获舵工妻子。陈相、安富交与闻人将军看管。家将把这四人解案听勘。”

龙儿看过议单，立刻坐堂，监提舵工、陈荣，并拘到陈相、安富勘问。先唤舵工上堂，将议单给看，喝令实招。舵工见各犯俱齐，议单现据，徒受刑法何益！因实供：“陈荣设谋，陈相、安富主使，知小的兄弟们熟于水性，许给一万银子，要害大老爷性命。这就是小的妹子，现在安富之妾。船只本钱，又俱是安富的。该死听从，凭这自玉禅师立了议单，事成之后，陈、安家各出银五千两。把小的妻子，预先藏入安府。小的因见大老爷被人救起，原想逃走。后因大老爷仍宿在船，便与兄弟们商议，若凿得沉船，仍可得万两银子，不须逃走，该死又来凿船的。四个兄弟，见小的被拿，想是都逃走了，实不知他们去处。”舵工妻子、陈荣、陈相、安富、自玉，见舵工已招，又有议单确据，俱不待加刑，各各供招，画供已毕。后审奸情，又是双双捉获的，无可抵赖，亦俱直招。奸妇说：“自玉本事好，府中女眷半与通奸；小妇人撞破了，才被姊妹们捉住与自玉通奸起的。”龙儿拍案怒喝，不许指攀。那奸妇才不敢牵扯，带裤责四十板发回。喝把自玉夹一夹，棒打四十翻青。自玉大叫：“犯僧已直招了，求免夹棍！若但治奸罪，犯僧愿打；若还要治议单之罪，律上载明二罪同发，应从重论的！”龙儿喝道：“你这贼秃，无恶不作，还想二罪从重吗？休讲别事，只安富这厮，供养你在家，要求福田利益，是要把家中女人俱布施与你奸淫的吗？论起法来，万死犹轻；一夹四十，是从宽不过的了！”左右呈验夹棍，拣了一副极短极硬的；呈验夹棍，拣了一对极重极毛的；这一夹棍、四十板子，把自玉十分性命，去了九分多些，只剩有七八厘光景了！当将舵工妻子讨保，各犯分发司府两监，叠成文卷，差了急足，拜发本卷。

野叟曝言

又将一千银子，分赏金砚、伏波，以旌其功。

次日，起马按湖州。至二十日封印后，事已大简。到二十六日，更是闲空。鸾吹道：“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这几日内，你两人可寻些顽耍之事，引我喜笑喜笑。”龙儿道：“顽耍之事，如下棋、抹牌、投壶、打双陆、抢红、猜手、赌拳、夺镖、打秋千、捉迷藏俱是，姑娘吩咐该做那一样？”鸾吹道：“虽都是顽耍之事，却不发笑；只有捉迷藏好笑些，女儿可肯做？”蛟吟道：“倘被大哥捉住，可不乏趣；女儿也不便捉住大哥！”鸾吹道：“你也说出几件来看。”蛟吟道：“还是藏阄、馆快、拆白、猜谜、折纸符、扎鲍老、绩生麻、对巧对罢？”鸾吹道：“也不发笑。”龙儿道：“翻筋斗、竖蜻蜓、上竹竿、甩台脚、豁虎跳、爬百脚、接长人、装矮子、三人骑白马、七人牵黄牛罢，这却又是顽耍，又得发笑。”蛟吟慌道：“这是一件也做不来的！”

龙儿道：“你只不肯做罢了，不信一件也做不来！也罢，如今和你扮鬼脸，赌笑面，难道也做下来？”鸾吹笑道：“扮鬼脸，女儿也是不肯的；这赌笑面，又是你的绝技，凤姐这头亲事，不是你吃奶时节赌笑面骗来的吗？”龙儿不觉失笑。蛟吟问：“姐姐与大哥怎样赌笑？”鸾吹笑道：“那时你姐姐还是七八十岁老人，没到这世里来哩！”因把安乐窝内龙儿与水夫人赌笑及湘灵等议亲之事说知。蛟吟失笑道：“原来姐姐是未曾投胎就定亲的，这真是天缘了！”鸾吹道：“我倒想有一法，不如说笑话罢，除了村的陈的不许说，要各出心裁，与你我三人有些关合，谑而不虐，又发得人笑。丫鬟们取酒肴来，就算行令，吃一令杯说一笑话，发得两人的笑，两人俱吃还一杯。发不得笑，收回了一杯，重说。如串捏有

情，发得大笑，两人须吃三杯。但不许强着不笑。就从我先说起，挨坐而来，周而复始。”丫鬟们如飞取到酒肴。

鸾吹干一小杯，说道：“这里湖州人家，有四个姊妹，闲谈天下快心之事；大姐道：‘生有好女儿，是最快心的事。’二姐道：‘有好女儿，又配得好女婿才是快心。’三姐道：‘有好女儿配了好女婿去，便得再过继一个好女儿，方得快心。’四姐道：‘过继着好女儿，须得也配给好女婿，方是第一等快心。’大姐不依道：‘有好女婿的快心，原为好女儿起见，过继女儿虽好，怎比得亲生女儿？反一并配给女婿，去分女儿之爱，这不成了痴子心？’四姐道：‘现在文按院的丈母，不是过继个好女儿，就许给他的好女婿，每日心花开放，笑得口都合不拢来，把亲生女儿撇在脑后，怎不见人说他是个痴子呢？’”龙儿、蛟吟都笑了。蛟吟道：“母亲真个掉得下姐姐？怎不同出京来？”鸾吹道：“初时也记挂，自得了你，便把他放淡了！我这笑话却是真情，连自己也解说不出是啥缘故哩！”蛟吟扑入鸾吹怀中，撒娇道：“莫非前世原是母亲的女儿，怎得母亲怜爱到这等地位？”

鸾吹抱坐膝上，叫丫鬟斟酒。龙儿、蛟吟各干一杯。轮到龙儿，龙儿又干一杯令酒，说道：“父亲定了规条，皇上降了诏旨，僧尼道士年未滿四十者，勒令还俗；四十以上者，不许招受年少生徒。阳间便是府州县官奉行，阴间便是城隍奉行。城隍查到观音庵里，见观音身边，立着善财、龙女，大怒道：‘奉旨不许招受年少生徒，你这尼姑怎敢违禁呢？’观音慌道：‘并不是招受的徒弟。’指着龙女说：‘这是女儿，’指着善财说：‘这是女婿。’城隍道：‘这两个男女年纪甚小，还不是婚姻的时候，怎得存在一处呢？’观音说：

‘是童养在家的。’城隍道：‘你这面貌甚是少艾，奉旨是该还俗的，可曾嫁有丈夫呢？’观音说：‘早已嫁有丈夫。’城隍道：‘丈夫是谁？’观音说：‘是东方翰林。’城隍道：‘你既嫁东方丈夫，怎不同丈夫往东方去，还住在这南海边上呢？’观音指着善财道：‘这女婿家住吴江。’指着龙女道：‘这女儿家住松江，都在南海边上。’城隍不等说完，即驳问道：‘你家住南海普陀落伽山，谁人不知？怎说你的女儿，住在松江？’观音道：‘实不敢瞒，这女儿不是亲生，是过继松江府钱家的。因欢喜这女儿、女婿，要就近照管他，便抛撇了丈夫，情愿冷清清的，守着两个男女，连怎样大节下，都不回去过年哩！’”这笑话，把合房的人都笑个不住。

鸾吹更是眼睛没缝的笑，说：“这扭捏得好，比我的笑话强远了！只是面貌少艾，却说不上，我自己知道是个老婆子样儿了！”天丝道：大小姐皮色少嫩，还像不满二十岁的人，怎说起老来？”鸾吹笑道：“我若不满二十岁，就是欢喜女儿、女婿，这样大节下，也要回去过年了！”天丝等都笑道：“大小姐原来也会说趣话的！”鸾吹笑道：“今日是讲笑话的日子，许你板板儿讲道学吗？闲话休题，女儿，我合你该吃三杯，且干了酒，好听你说。”于是，放下蛟吟，各饮三小杯。

蛟吟又吃了一小杯令酒，说道：“观音爱那女儿、女婿，带在身边，时刻不离。不想女婿善财有个仇家孙行者，探知观音要往杭州天竺去受香花供养，变作南海守洞黑熊神，驾了观音的慈航宝筏，泊在岸边。观音带着善财、龙女上了座船，开至中间，行者弄神通，把船一侧，将善财翻落水底。幸有花篮内金鱼在海中游戏，登时将善财送起，虽未伤命，

却被冷水一淹，海风一刮，已是冻坏牙关，咬得格格的响。观音着忙，替善财脱去裹肚红裤，解开胸前缨络，抱坐在怀，用热酒酱姜去其寒气。龙女恨那行者，走出头舱，想设计擒获猴精。观音救转善财，忽地回头，不见龙女。那龙女虽不是观音亲生之女，却胜如亲生女儿，异样疼惜，只认是也掉下海，猛吃一惊。忙踏莲花向海底寻觅不见，认是他父亲敖顺救去，径入水晶宫里。那时东海龙王，请洞庭龙王女婿柳毅做先生，教龙子、龙孙的书。观音受惊之后，心神恍惚，竟错认洞庭龙王之婿，做东海龙王之女，上前就叫女儿。柳毅忙跪在地，回叫母亲。那些龙子、龙孙，都诧异极了，说：‘先生怎自认起女儿来？’柳毅道：‘你们有所不知，天下人那一个不冷淡先生，亲热女儿？若肯把先生认作女儿，是求之不得的事！你不见松江钱蛟吟刚做得几日先生，就认东方太太做了母亲，把他爱若亲生，风吹肉痛，由着他装憨带疾的坐在怀里，敲松子，剥瓜仁，呷和合汤，说笑话，吃酒行令，好不快活哩！’”鸾吹正呷着一口和合汤，猛然失笑，喷了满地。龙儿及丫鬟、媳妇，俱笑不绝声。

鸾吹道：“你两个一认善财，一认龙女，把我硬派做观音。善财嘲笑观音少艾，抛撇丈夫，冷清清地不回去过年。龙女嘲笑观音，连人也不认得，将男作女，乱叫女儿。这不成了善财、龙女戏观音吗？侄儿，我与你各吃三杯，再罚善财、龙女戏弄观音酒一杯。女儿做先生时，我几曾冷淡过来？再罚女儿一杯屈说酒。”龙儿、蛟吟俱先干罚酒，龙儿再陪鸾吹吃过三杯。蛟吟请鸾吹重说起，鸾吹道：“我年纪比你两个多，意智却少；身量比你两个长，口才却短；那里会翻心挖肚，造出这些话来！母亲常说乐不可极，肚也笑得

野叟曝言

疼了，趁好住罢。到除夕那一日，同我守岁，限你两人，一递一个说笑话，我只出耳朵听着，笑到天明罢。”

二十八日，圣旨、家书齐到。陈荣依谋杀制使已伤，为首律，绞决；陈相、安富、自玉、舵工，俱依为从律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钦赐龙儿福字、鹿尾、金钱、元宝。清宁、坤宁两宫赐金豆一升、银豆三升。水夫人及诸媳、遗珠赏压岁银钱。水夫人、田氏、红豆、素娥复送鸾吹银缎糕果羊鹿等物。字内说，蛟吟之事，听鸾吹主持。麟、凤、鹏、鳌四儿，公裱一册页，恭祝龙儿十龄荣寿，并德政诗四十首。素臣候谢鸾吹，训戒龙儿，内述田宝得子，家眷久到，驥儿已定楚王世子之女。始升赠龙儿冠带靴袍。凤姐禀说，父亲身体康健，但时常记挂母亲。鸾吹看过，忽然不情不绪起来，亏着龙儿、蛟吟百般承顺，过了些时，便丢下了。

鸾吹久得尚功之书，一口允亲；水夫人书到，便择了明年正月十五团圆吉日行定，差人往常通知。成化十三年正月初一日，按嘉兴。十五日，行聘。二十日，赴松江勘盐场，连宁、绍、嘉、松四府，共清出势要中盐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三十引，除去贫难老幼日负盐十万四千三百二十引，每岁实增销官引三十一万一千三百十引，盐政肃清。二十五日，拜发终任本章，令金硯飞驰至京。二月初四日本回，奉旨加右都衔，巡按福建，督理戎政如故。始升致书鸾吹说：“夫人出京，虽为照管女婿，亦因迎养父母。福建途遥路险，难以迎养，女婿年又稍长，政事有蛟吟帮助，衣食有诸家将妻料理，可以放心。婿固当爱，女亦未可久抛也。应否回京，惟夫人自决。”鸾吹还在少年，夫妻又甚恩爱，自凤姐书来，触动情肠，常有相思之况；又被此书一提，便决意回京

龙儿苦留不住。蛟吟不尴不尬，便亦力辞欲归。鸾吹恐蛟吟一去，龙儿再像前番劳苦，如何当得？却又想不出留蛟吟之法，一夜睡不安枕，忽然想起，明日便对两人说道：“我是必要回京的，女儿是断不可去的；但我既回京，你两人实有许多不便，不如趁我在此，择一吉日，替你两人圆房，便没有嫌疑了！”蛟吟羞得满面通红。龙儿慌道：“侄儿今年只十岁，二妹只九岁，天下那有十岁九岁的孩子成婚之事？这个断使不得！”鸾吹道：“八岁幕宾，九岁巡按，也是天下没有的，何妨自我作古！我原怜你独自一人，衾寒枕冷。当初二哥，与你大母、二母都是同床合被，贴身着肉过来。你只如二哥一般，坐怀不乱，留还女儿原璧，以待将来，才算得一个奇男子！母亲书上原说，蛟吟之事听我主持；如今也不必通知京中，也不必通知常州，由我作主，令你两人同床合枕。便知寒着暖，毫没嫌疑，一切饮食起居，疾痛痾痒，互相照料，我去便可放心，不管你两人情愿不情愿，要硬做主张的了！”龙儿、蛟吟正自没法，只听见外面哭声大起，沸反盈天，闹上堂来。鸾吹大惊失色。龙儿、蛟吟一时仓卒，亦觉诧异。正是：

十岁新郎千古话，九龄巡按万人心。

第一百三十回

独桌待孙行激劝

一心忧早起巡遭

龙儿正待查问，锦囊已进来禀说：“众百姓闻大老爷调了福建，聚有数万人，哭进衙门，要求见大老爷哩！”龙儿忙出坐堂，唤上为头父老，说：“本院年幼无才，有何好处到百姓，蒙父老们如此错爱！”父老道：“大老爷年纪虽小，功德极大；里老们七八十岁的人，连耳朵里还没听说过这样好官哩！大老爷功德也说不尽，只把场盐许老少贫难负卖，每年就沾数十万银子的恩惠。势豪占夺盐业，俱断还原主，又沾恩数十万。浙江十一府营汛，不敢冒食名粮，添募了万余兵丁，又沾恩数十万。各寺观内撤出田业，并各土豪势官强占的田房妻女，俱给还原主，又沾恩数十万。贪官污吏，头等的都被题参，其次的告病乞休，又其次的都改头换面，学做好官，把十一府地皮全全保住，又不知沾恩无万，无万！其余除蛋户，放惰民，清军田，撤淫祠，禁朝山，绝火葬，除盗贼，断打降，那一件不是大功大德之事！百姓称大老爷文铁面、文青天、文龙图、文爷爷、文祖宗，都是从心

坎里发出来的！忽闻大老爷调了福建，大家如丧考妣，挖肉伤心！里老们在堂上哭，大老爷听得见；妻儿媳妇在家里捶胸跌脚，嚎啕痛哭，大老爷那里听见！如今众百姓们，要求大老爷写封家书进京，请太师爷面奏皇上，保留大老爷常做浙江按院，再不，就调做浙江抚院，就是恩典了！”

龙儿感激百姓爱戴之诚，两只小眼正在酸酸的流泪，听到此处，不觉破涕为笑道：“天下有为父的保留儿子，又可拣缺保升的事吗？难为父老们美意，本院只心里知道罢了，保留二字，再也休提！左右，好好扶了父老们出去！”父老们那里肯去，都嚎啕大哭起来，见龙儿满面流泪，决绝辞谢，良久良久方始大哭而出，连夜往省中求抚院去了。龙儿进来，兀自流泪不已。那万余人痛哭之声，好不利害，不特鸾吹、蛟吟为其感动，连着老妇丫鬟、内监人等，变俱垂泪不止。正是：

德化官民为一体，情真吴越亦同胞。

鸾吹择于初八日替两人圆房；十二日起身，龙儿便由杭州去福建上任，鸾吹便由吴江进京。初八这日，逼着龙儿、蛟吟先拜天地，后拜祖先，送入洞房，鸾吹进去，同吃团圆喜酒。将龙儿、蛟吟都劝有酒意，令小怜伏侍上床，养起花烛，扣门出去。次日一早，悄悄开门，揭帐而视，见两人脸贴脸的，睡得正熟。怕小孩不知利害，弄些把戏出来，往那头揭开些被，见了四只裤管，方才放心。二人起来，拜见鸾吹。鸾吹吩咐：以后蛟吟称龙儿老爷，龙儿呼蛟吟大姐，合衙称蛟吟为姨娘，却不许一字传出外边。